

世界之窗



4
1984

35 田中绢代

日本著名女电影演

你可知道她在现实
幕的吗？

4

正在走红的学科——运动心理学

临场保持最佳竞技状态，对运动员来说是件最重要的事。运动心理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在当今体育世界，谁不相信这门边缘科学，谁就不能取胜。

119

第三种类型的劳动者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新型劳动者，他们憧憬个人的充分发展，追求经济上的自立。他们声称全天工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41

美国能对付日本人的挑战吗？

日本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向全世界展开了激烈的挑战，美国企业界不得不对它侧目相看。本刊有关组文章介绍美国人的日本观。

180

扇子史话

扇子是盛夏随身必备的用品，可是在出现时却并非是人人都可享用的。扇子的千年发展史反映着社会的变迁。

183

薄荷口香糖案件

不是侦探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选自法国作家皮埃尔·贝勒马尔新著新《特殊档案》。

世界之窗

目录

封面	人的金字塔——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隆人的节日活动	
<hr/>		
一门正在走红的学科		
体 育	——运动心理学	(美)《纽约时报杂志》 4
世 界	瞄准奥运会金牌	(美)《体育画报》 13
	奥林匹克村的新貌	(联邦德国)《斯卡拉》杂志 19
	一万二千公里越野赛中的“疯子们”	(法)《今日情况》 22
<hr/>		
姆拉文斯基		
人 物	——苏联音乐界的神奇人物	《苏联文化报》 27
	第一个黑人宇航员	(美)《华盛顿邮报》 31
悲惨的归宿		
	——田中绢代小传	(日)新藤兼人 35
<hr/>		
科 学	从小就和计算机在一起	(美)《纽约》杂志 43
	欧洲原子研究中心一瞥	(法)路易·兰盖 48
技 术	“心灵战”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 54
	技术革命与未来工作	(美)《经济影响》季刊 57
<hr/>		
世 界	向摩天大楼宣战	(美)《新科学家》 60
	标新立异的建筑师雅恩	(联邦德国)《时代》周报 62
	肯尼亚：介于两个时代的世界	(墨西哥)《视界》杂志 65
见 闻	太空遨游记趣	(联邦德国)《地理》杂志 69
	北方海域历险记	(日)《文艺春秋》 78
<hr/>		
知 识	利用人体超微弱光诊断疾病	《南华早报》 178
小 品	扇子史话	(墨西哥)《历史》杂志 180
<hr/>		
情 报	特雷霍尔特间谍案	《挪威新闻》 90
间 谍	太空谍影	(美)《大众科学》 94
	来自空中的间谍	(法)《历史》杂志 98

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世 界	基辛格开办的咨询公司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114
	第三种类型的劳动者	(法)《世界报》	119
经 济	莱茵河上的小东京	《远东经济评论》	125
	访日本“国际综合开发中心”	(日)《星期日每日》周刊	126
生 活	时装设计的新领域	(美)《时代》周刊	132
	美国春夏服装的款式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36
服 务	苏联服务行业的年轻人	(苏)《接班人》杂志	137
	日本的“老板无主意”商店	(印尼)《精华》杂志	140
外 国 人	美国能对付日本人的挑战吗?	(美)戴维·霍尔伯斯坦	141
	日本企业在美国的说客	(美)戴维·奥斯伯恩	149
	日本在悄悄地变化	(美)罗伯特·克里斯托弗	153
看 日 本	注重智能开发的日本	(法)阿尔瓦·伏热勒	159
	怎样打入日本市场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65
社 会	美国人头痛的离婚问题	(美)特德·杰斯特	168
	父母离婚后……	《读者文摘》德文版	172
侧 影	一位黑人小拳击手	(法)《法兰西晚报杂志》	174
旅 游	最有中世纪风味的名城布鲁日	《读者文摘》澳大利亚版	75
风 土	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地 ——长崎地区纪行	(美)约翰·托兰	84
书 摘	薄荷口香糖案件	(法)皮·贝勒马尔等	183
漫 画	(110) (111) (112) (113)		
其 他	电脑编写儿童读物(34) 特大的黄瓜(56) 美国电影在商场推销(68) 奥运会特种加价邮票(74) 翘首以待卫星直播电视(109) 总统的电 脑“秘书”(131) 告读者(192)		

一门正在走红的学科—— 运动心理学

〔美〕埃米莉·格林斯潘

爱耍脾气的“网坛神童”

保 罗·安奈孔今年二十岁，是个颇有天赋的网球新秀，从小有“网坛神童”之誉，但是竞技状态不稳定，一输球就爱耍脾气。十七岁时，他的球艺在东部青少年网球选手中名列第二。那年美国网协举办的少年硬地网球冠军赛上，他与自己原来的双打伙伴肯·弗拉切对阵，结果以 11:9 的比分输掉了第三局和最后一局。他跺着脚，气鼓鼓地离开球场，到了楼下更衣室，举起拳头就朝更衣箱打去。“我要告诉你个坏消息，还要告诉你个更坏的消息，”他在电话里这么对父亲说。“坏消息是我输给了肯，更坏的消息是我把手给弄伤了。”

两年前，安奈孔是田纳西大学的第二号网球手，仅次于迈克·德帕尔马。网球大赛期间，德帕尔马对安奈孔讲起，运动心理科实习医生诺埃尔·布伦德尔如何帮助他稳定比赛情绪，排除杂念的干扰。安奈孔心里明白，自己的竞技状态时好时坏，问题不在于手上功夫，毛病是出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上。

练两次。布伦德尔曾荣获澳大利亚少年网球冠军，后来取得教育与运动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教会安奈孔在局间休息用深呼吸来控制情绪，不让神思涣散。“过去，要是一局里最后几个球打得不顺手，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整个休息期间直冲着自己发火，”安奈孔说。“布伦德尔医生传授给我一套办法：先在椅子上坐定，拿条毛巾盖在头上，让颈部和肩部放松，然后闭目张嘴，运动横膈膜作深呼吸。要是我的心思全集中在这上面，脑子里就不会产生其他的杂念，也就想不到网球和场子上的紧张气氛了。等到我再次挥拍上场，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同时又不感到过分激动。”

去年，这位网球新秀的比赛名次有了戏剧性的飞跃。在1982年全国大学网球评选组织公布的优秀选手名单上，他名列第四十二；到了1983年，他跃居第二位。他认为自己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主要是布伦德尔的功劳。

运动心理学家供不应求

九年前，W·蒂莫西·高韦写的《内心的网球赛》一书，给美国运动员送来新的信息，首次向公众提出精神锻炼的重要性。正手抽杀失误，未必就是功力不济，而可能是内心冲突的征兆。由于体育技能成了扬名天下、出人头地的重要资本，运动员从容应战、专心致志于竞技献艺的能力随之逐渐丧失，老是在担心再失一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或是想到败下阵来该是副什么样的狼狈相。正是从这些神思涣散、信心丧尽的实例中人们普遍意识到，对运动员来说，精神意向可能是最珍贵的，或者说是最难把握的一份运动素质。

目前，随着数以百万计的运动员——从业余长跑者到职

业冰球队员——纷纷把注意力转向内心，探求稳定比赛情绪、凝神于赛场竞技的好办法。运动心理学家突然吃香起来，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北美运动与体育心理学协会 1966 年成立时只有十五名会员，现在已发展到四百五十名会员。好几所大学开设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从 1982 年开始，美国奥委会每年拨款五十万美元，着手实施培养体坛精英的宏大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现在已为七个准备参加 1984 年奥运会的国家队配置了一名运动心理学专家（同时还配置了若干名生物力学及生理学专家）。好些职业球队，如印第安纳“标兵”和波特兰“开拓者”篮球队以及费城“飞人”冰球队等，都准备延聘或已聘用了运动心理学家。

运动心理学专家的职责

普通心理疗法涉及的是根深蒂固的情感上的疑难病症，而运动心理学则不同，着重研究人体对激烈角逐场面的反应。运动心理科医生的职责在于指导运动员：

1. 作好临赛的精神准备，既不过于焦灼不安，也不流于行若无事；
2. 提高聚精会神的技能；
3. 加强与队友及教练之间的感情交流；
4. 确立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
5. 对自己的成败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

运动员的焦灼情绪须因势利导

伊利诺斯大学体育系运动心理学系教研室主任雷诺·马顿斯，兼任美国北欧滑雪队顾问已有五年之久。他说：“当你站在高达九十米的雪坡顶上，准备纵身凌空腾飞四百英尺，

此时内心感到焦灼不安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滑雪道上和着陆地区都覆盖着冰层，侧风时速有十五英里，而且这又是在冬季奥运会上与一流强手角逐。事实上，绝大多数运动员毕竟是凡夫俗子，而要求于他们的，却是在惊心动魄的搏斗场上能够顶住超常水平的精神压力。”

控制在适当水平上的焦灼情绪，在运动心理学家的谈话和文章里常被称为“激发力”。要想取得好成绩，确实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外界刺激，所以教练们总采用一些传统的鼓舞性口号来激发运动员的拼搏劲头。但一般来说，运动员自己的思想包袱已经够重的了，再加上求胜心切的同窗好友、父母和教练还要对他们施加这样那样的压力，结果许多运动员往往承受了过量的刺激。在此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人体的自发调节功能就开始衰减，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溜”的原始反应逐渐占了上风；肌肉僵硬；心房怦怦乱跳；手心直冒冷汗。总之，运动员已经越过了最佳“激发”状态，不知不觉地陷于惊慌失措，最终导致整个机体的失调。“其实，问



哥伦比亚大学体育训练基地心理学顾问
在诱导滑冰选手

题并不在于临赛前的焦灼情绪是好是坏，”心理学家大卫·R·考斯在其所著《最佳表演》一书中说，“关键在于运动员如何对它因势利导，从而使自己进入最佳竞技状态。”

排除杂念干扰的巧妙办法

一些运动场上的夺魁者，各有其一套独特的排除杂念干扰的巧妙办法。杰克·尼克劳斯在《我是如何打高尔夫球的》一书里介绍了自己的常胜诀窍：“如果我脑子里没有一幅聚焦准确、轮廓分明的图像，我决不贸然挥棒击球，哪怕平时练习也是如此。那就象一幕彩色电影。首先，我‘看准’我这一球的去处……然后场景迅速转换……我看着球正往那儿疾速飞去：它的路程、轨道、形状，甚至它的着落情况。接下来的场景进而向我展示，我该如何挥棒击球，以便使前面的一系列意象转化为现实。”

十八岁的伊莱恩·扎雅克，是1982年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十岁那年她参加一次重大比赛，上场之前，她在更衣室里走来又走去，不住抽水冲洗那儿的一只只抽水马桶。有人问伊莱恩这是干嘛，她说：“如果克莉斯蒂完成了纵身转体两周的动作，观众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我就是不想知道此刻她在场上的情况。”

最近的研究表明，运动员一旦越过了学步阶段，这时要想进一步提高运动技巧或是作好临赛的思想准备，最好先在脑子里排练一下，然后再进行实际训练，因为体脑结合，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但有助于自信力的增强，而且能在运动员身上体现一种“记忆错觉”^①感。

美国阿尔卑斯山滑雪队队员、十九岁的史蒂夫·赫格，从随队的运动心理学家那儿学到了一套意象术。他说：“要是

^① 记忆错觉 (*déjà vu*)，心理学术语，指人脑对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实际事件有时能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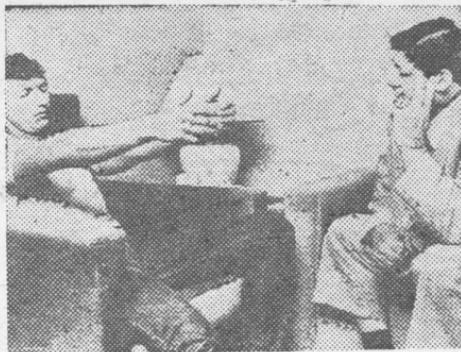
我即将投身的赛场，恰好是设在我以前打过交道的一条滑雪斜坡，那么我前一天晚上就坐在旅馆房间里，‘注视着’自己如何极其巧妙地扭身一转，顺利地通过了斜坡上最难对付的那一段‘险道’。这无异是进行一次额外的滑雪训练。等到我真的沿着那条雪坡滑道飞身而下，我只觉得前天晚上我脑子里的那一系列意象，全在我眼前一一再现了。”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理查德·M·苏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放松术和意象术的研究。他发现在施用意象术的过程中，运动员脑子里显现的并非全是“成功在即”的意象，有时候也会冷不防冒出一些过去失败的形象。苏印博士设计了一套方法，帮助运动员克服消极念头。这位心理学专家先让运动员舒展身子，然后闭目设想自己已置身于赛场。如果运动员表现出任何紧张的迹象，苏印博士就叫他凝神回忆以往某次挫折的始末经过，然后给这段经历“编加”个成功的结尾。让运动员重温过去的成功经历，让他着重体验那些有助于获得成功的肉体感觉和精神情绪，就可以进而增强运动员的自信心。

内华达大学医学院心理科住院医师杰里·R·梅，五年来一直在美国阿尔卑斯山滑雪队工作，他说：“我们发现，当滑雪队员站在山顶起滑处观看前一位健儿表演时，总要暗暗发表几句观感，而这几句感叹之词往往又会成为他们自己投身赛场时的行动依据。如果前面一位的表演相当出色，一些运动员会情不自禁地感叹说：‘我的老天，我怎么能同他媲美争高下呢？’这时候，我要他们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感受，承认前一位运动员的表演确实很精彩，然后从积极方面来利用这个

信息，譬如可以这么对自己说：“看来滑雪道一定很理想。我也可以大显一下身手了呢。”根据梅博士的经验，大凡能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运动员，十有八九可以取得好成绩。



心理学家迈泽尔指导运动员如何
调节自己的情绪

激战中注意减缓过量的“激发力”

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运动员身上的“激发力”在临场前恰到好处，然而，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情绪和事件突然在比赛过程中冒了出来，影响了运动员的注意力。所以运动心理学家也常教给运动员一套本领，能未雨绸缪地判明过量刺激的苗子，同时及时面授机宜，指导运动员如何和缓自己的焦灼情绪。

这方面的办法很多，其中最简单易行的一种是三十年代由埃德蒙·雅各布森提出的“气功调节术”——一面作深呼吸运动，一面让全身肌肉轮流放松。

三十五岁的心理学医生朱莉·K·安东尼过去曾是世界一流的网球名手，1981年至1982年，在费城“飞人”冰球队任随队医生。她给队里好多球员传授了肌肉放松体操。“球员轻松自如地坐在椅子上，交替地将全身主要肌肉收紧再放松，”她解释说。“在此过程中，运动员渐渐领会到各种肌肉的紧张程度的微妙区别。每天练上两次，一次十五分钟。最

后，运动员只须作几次深吸引，将局部肌肉收紧后再放松，就能收到全身松弛舒展的效果。如果遇到双方比分咬得很紧的比赛，而他正准备上场，这时他就可以利用这套技术使自己免于过分紧张。如果他刚和对方球员发生过一场争执，他可以滑动冰鞋在场子上溜上一圈，同时施展这套放松术调节肌体，几秒钟之后他就能精神饱满地重新投身激战。”

同样需要在教练身上下功夫

在很多情况下，运动心理学家同样需要在教练身上下功夫。杰里·梅博士每次回到美国阿尔卑斯山滑雪队训练营，不但要给滑雪队员上个别或集体辅导课，而且还要另外拨出时间，同教练们切磋商谈。“可能有两位教练同时辅导一位运动员而且都想取得同样的效果，”阿尔卑斯山滑雪队副领队鲍勃·哈金斯说，“但是两位都各执己见，自行其是，结果就在运动员头脑里引起了混乱。我想，就因为运动员和教练之间沟通不当，我们徒然损失了许多优秀的滑雪队员。有时候某位滑雪队员希望另辟蹊径，但教练就是不同意。于是这位队员就有了想法：由于自己行为莽撞，大概今后不会再受到教练的重视了。另外，有很多小伙子怕讲出自己的思想包袱，因为他们认为讲了之后就会被‘刷’掉。杰里让我们意识到，应该多多沟通我们同这些小伙子的感情交流；经过他的努力，队员们终于有了一位能与之推心置腹的贴心人。”

与其说是门科学，不如说是门艺术

尽管运动心理学家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并非所有的运动员都相信精神锻炼的好处的。朱莉·安东尼医生刚来费城“飞人”队工作时，发现队员们生活紧张，充满了各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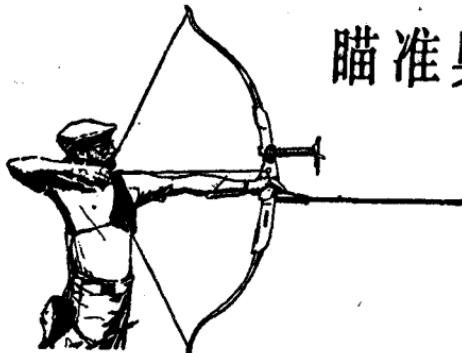
样的压力，这必然影响到他们临赛技术的发挥。她还发觉好多球员对心理学专家戒心重重。“大多数球员来自加拿大的小城镇，在他们看来，心理学纯粹是大城市里的时髦玩意儿，”安东尼医生说，她现在是阿斯彭市健身与体育医学协会主席。“起初，他们在更衣室里同神经科医生谈话时，免不了要咂嘴吐舌相互扮鬼脸。我得花好大一番口舌说服他们，同我交谈并不意味着神经有毛病。我想，幸好我自己也当过职业球员，这有助于我们消除隔阂，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运动员对运动心理学家心怀戒意，说来这也再情理之中。虽说最优秀的运动心理学专家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精通多种心理疗法，而且能针对运动员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采取一种或几种疗法；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专家，他们不作具体分析，对所有运动员不加区别地采取同一种心理疗法。“运动心理学是个新开辟的领域，”运动心理学家布鲁斯·C·奥格尔维博士说，“就这点来说，与其说它是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门艺术。”

不管怎么说，人们日益意识到心理疗法在提高和完善体育技能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运动员感到焦灼不安，不再被看作一种任其自流的情绪，而是一种能够加以调节控制的心理及肌肉紧张状态。教练们通过运动心理学训练，认识到运动员有着更为广阔的感情领域，而不单单只有获胜的意志在起作用。运动心理学正在迅速发展，但它也象萌芽时期的心理学科一样，受掣于内部的分歧意见和外界的怀疑论点。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积累，人们对运动心理学将刮目相看；它不再被看作是“煞风景”的异端邪说，而是一个能给运动员增添比赛兴致的科学领域。

（尚冈译自（美）《纽约时报杂志》1983年8月28日）

瞄准奥运会金牌



〔美〕丹·莱文

如果里克·麦金尼走在街上，人们怎么也看不出，一年后的今天他最能引以为荣的东西很可能是一枚印有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铭文的金牌。他身高五英尺七，体重一百二十磅，既没有篮球运动员能够大力塞篮的身材，也没有会使东欧水球运动员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当然，他更不象体操运动员和拳击运动员那样矫健有力、生气勃勃。麦金尼看上去就象一个弱小温顺的人，褐色的眼睛透露着柔和的目光，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外加一脸浓密发红的胡子。其实，他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箭手了。不久前，有人对他说：“你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可我耐力不行，”他回答说。

神箭手

他的耐力究竟如何，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的射箭技能却是一致公认的。1983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麦金尼第六次获得（第五次蝉联）美国射箭锦标赛冠军。下个月，他将再次进军长滩，夺回世界锦标赛的桂冠。暂不论他谦逊的品质，他将是今年世界射箭锦标赛上最有希望的夺标者，而且还很有可能成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霸主。麦金尼虽然轻率地断定自己耐力不行，但对自己与众迥然不同的品质却讲得非常具体。

“谁都买得到我使用的弓箭，”麦金尼常常说，（虽然得花上一千五百美元）“但只有意

志最坚强的人才能使它真正起作用。”

“我用纸板做了一个靶，有时盯着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说。“我总是卑鄙而恶狠狠地想着：‘我要干掉那家伙……’或者利用积极的意念：‘我要射出满分……’我觉得肩部和背部的肌肉紧张，想象中看见离弦之箭直飞靶心。这种训练方法能够极妙地培养信心和注意力。

“但我现在一星期只张弓练习两次，每次发十到二十箭，用不着一射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以前练得够多的了。”

“我还跑步，跑三英里。”

“每天跑吗？”

“不，每星期跑三英里，而且只是在一本正经地训练时才跑。我不想使心脏跳得过慢，而要使它跳得平静舒柔。我现在的心率每分钟为六十八次。如果过分低，那么心脏就会跳得太重，从而影响瞄靶。”

二十九岁的麦金尼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体育专业四年级学生。出人意料，他在摄生方面迥然不同于其他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当代，高能食品有蜂蜜花粉和螺旋藻类植物，而糖和脂肪却是一对孪生切忌之物。

麦金尼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美餐是巧克力饼干加白开水；他还大肆标榜“四大基本食物”、牛奶冰淇淋、炒杂碎和柠檬果馅。比赛时，他总是不停地呷着“百事可乐”，并声称“碳酸氢盐可消除胃部不舒服的感觉”。他还令人惊奇地说，“我不需要太多的臂力。如果射箭时过多地使用臂力，我就射不好了。”大凡成功的射箭运动员都使用背肌和肩肌，麦金尼就对这些部位的肌肉进行力量训练，但训练负荷不大。一般射箭运动员很少动用这些肌力。

与世界冠军竞争

麦金尼的主要对手是俄亥俄州汉密尔顿的达雷尔·佩斯。佩斯二十六岁，身高五英尺十一，体重一百四十磅，与麦金尼同属外胚层体型。他从不进行力量和跑步训练，但曾五次获得全国射箭锦标赛的冠军，而且还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麦金尼只得第四名。

射靶比赛是巧妙的斗智。在长滩举行的全国射箭锦标赛期间，总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射箭运动员站在起射线上，旁边那片漂亮的草坪将是1984年夏季奥



运会射箭比赛的赛场。起射线周围一片宁静，听不到一点掌声，唯一可听见的便是近处放弓时的嘣嘣声和远处箭中靶时的扑扑声。

现在，为时四天的赛程已经过半。第二轮的比赛正在进行——每人在四个不同的射程各发三十六箭，第一个射程是最精彩的九十米。要在这一射程射中靶心的九环或十环，似乎是难得的幸运。然而，麦金尼在比赛中却常有这种运气，一路领先。佩斯这时只落后八环，所以好戏还在后头。他们一组共四人，每人每次射两箭；当靶面上中靶箭支越

来越多时，运动员便拿起望远镜查看自己带有彩色号码的箭扣。每人射完六箭，同组运动员就一起走到靶前，一个报环数，一个将环数写在计分牌上，另外两人将环数记在记录表上。

与麦金尼和佩斯同组比赛的运动员中，有一位是来自日本的山本。由于未能获得日本全国射箭锦标赛的冠军，他便到长滩来练兵了。虽说是练兵，但他的环数紧紧跟在麦金尼和佩斯之后，咬住不放。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获胜，而且还要射出锦标赛的最好成绩。现在山本和麦金尼两人一路领先，麦金尼总是让山本先射。时间已是下午，起风了，山本射箭时，麦金尼就注视着山本射出的箭支“躺在风中”，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没有风时，射在靶上的一支支箭从后面看去象是一个小点；但有风时，箭尾就随风偏翻。这样，你就能判断出风向，以便调整自己的瞄靶。对于麦金尼因后射而占有这一便宜，山本似乎也无办法。每个运动员每三支箭必须在两分三十秒内射完。麦金尼射箭的速度比其他两位要快得多。最后当山本说“你先射吧”时，麦金尼便宽容以待，欣然同意了。这似乎是一个

体育风格问题。

最后一天的比赛开始了，麦金尼以二十二环的优势领先于佩斯。但是，那天上午在五十米射程的比赛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正如一位裁判员所说：“麦金尼的优势正在减弱。”佩斯射完十二箭后便追上了六分，于是他就朝箭靶方向做了个手势。

“他要耍花招了，”麦金尼低声说道。“他在要求换新靶面。这会给我造成心理上的不利，因为要轮到我先射了。当靶心布满箭孔时，你就能找到一个小黑点来协助瞄靶。但当靶面几乎是空空如也时……”

五十米射程比赛将近结束时，麦金尼连发三箭，一箭十环，两箭九环。佩斯反而射了两个十环和一个九环；他最后两箭同着靶心，而且后一箭嵌进前一箭的箭扣，均以十环告捷。这似乎是一种象征——佩斯奋起直追，后来居上，麦金尼则后劲不足，功亏一篑。佩斯仅仅射了三十六支箭就追上十二环，现在只落后十环。最后仅剩下三十米近射程比赛，而佩斯正是这个射程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成绩是三百五十六环，满分为三百六十环。

后来，麦金尼提到那次五十

米射程比赛时便说：“当佩斯占据绝对优势时，我的心都碎了。”

从失败中奋起

然而，这并非麦金尼初尝碎心的滋味。正如他自己所回顾的那样：“我初学射箭时真是糟糕透了，几乎人人见了都劝我另选一个项目。”麦金尼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了自己在印第安纳州芒西度过的童年时代。有一次，他父亲转手买了一辆1953年生产的福特牌敞篷小货车，在后面车斗里发现一副弓。父亲保罗·麦金尼便开始练射箭，还经常参加比赛。同时，他先后把五个儿子也带去学会了射箭。里克当时十岁，五兄弟中数他最小，所以也就最后一个学射箭。在射箭场上，他父亲和兄长们总是围着他转，不时地说：“把弓举平”或“预备——放”。麦金尼通常成绩不佳，最多得过三百环。只要将箭朝着靶子的方向射出，他便已满足了。最后，经过三个月的练习，他第一次参加了比赛，可射出的箭总是落在靶前的地面上。因此，他不耐烦了，将其余的箭支都乱射一通了之。他父亲见了就一把夺过他的弓并威胁说，如果再这样，他就得“去呆在车里别出来”。